

通志壹經解

仁心  
2411  
31





門仁以  
1411  
卷 31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七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易有同人焉有家人焉同人之道在於无所不同故其卦德曰同人于野亨家人之道在於无所不正故其卦德曰利女貞何者正家之道以女正為之本亦以女正為成功女而正則家之正可知矣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豈易正也邪今而女正則亦无所不正



四百七  
首陽身位一  
矣故家人以女貞為利其在爻則六二六四是也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此即六二九五二爻以  
明男女之位正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此  
即九三上九二爻以論父母之為嚴君也父子  
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此又謂自初至  
上六爻之皆得其正也或曰初九六二九三六四  
九五正也上九正乎曰家人以陰居陽位則非正  
也以陽剛居一卦之上詎非正乎夫以六居二而  
位乎內卦之中此女正位乎內也以九居五而位  
乎外卦之中此男正位乎外也男女各正其位則  
尊卑上下之義得矣然此非人為之所能為也蓋

天地之大義然也何者論天地化育之功則雖由  
於二氣之交感然上下之位固有所謂不易者矣  
此其義之大者夫六二九五男女之象也則九三  
上九父母之象也何者二與五各在一卦之中而  
三與上各在一卦之上故也是故男女則欲其正  
而父母則欲其嚴二與五陰居陰陽居陽正也九  
三上九剛而過中嚴也故父母俱稱嚴君焉以其  
各尸內外之尊故也李博士元量曰九三上九父  
母之嚴者謂之君則主於出命以正一家猶國之  
有君焉有國者主於義過於義者常至於傷恩故  
為君者欲如父母之子萬民書以元后作民父母



是也有家者主於恩過於恩者常至於害義故為  
 父母者欲如君之正一家易以父母為嚴君是也  
 夫一家之中有父子焉有兄弟焉有夫婦焉曰父  
 父子子則父子各盡其道也曰兄兄弟弟則兄弟  
 各盡其道也曰夫夫婦婦則夫婦各盡其道也尊  
 卑上下各盡其道則家道庸有不正矣乎家道既  
 正則天下庸有不定矣乎蓋風化自近始天下者  
 一家之積也治天下之道即治一家之道也家道  
 正於此天下定矣故聖人於此又要其必至  
 之效而終之曰正家而天下定矣不云正家以正  
 天下而云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又有所謂自然之

感通而无遠近内外之間焉經曰惟神也故不  
 而速不行而至此自然之感通而无遠近内外之  
 間者然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者變化之物者也火者著見之物者也風自火  
 出則外之有所化者由於內之有所著見乎外者  
 也夫正家而天下定者家人之道然也在內者无  
 所著見於外則在外者亦何所觀而化乎故曰風  
 自火出為家人之象君子觀此象以謂風化之本  
 皆自內出故一言一行不敢易焉言有物而行有  
 恒此君子不敢易其在我者然也夫有形可指謂



之物言而有物此誠然之言也不改其度謂之恒  
 行而有恒此誠然之行也君子之言行其不敢易  
 也若此則自內而出者足以著見乎外矣彼得之  
 觀感者庸有不化矣乎故夫君子之言行所謂著  
 見乎外者火之象也得之觀感而无不化者風自  
 火出之象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正家之始也九以剛明之才當正家之始宜如  
 何哉曰正家之道莫先於制其始始之不制末如  
 之何矣人有常言涓涓不遏將成江河焉末不去  
 將尋斧柯此言始之在所制也夫一家之內有長

幼焉有男女焉當正家之始苟不有以制其變  
 未然之初則長幼失序男女无別害慈義害倫理  
 將自此始也能无悔乎故曰閑有家悔亡而象曰  
 閑有家志未變也夫惟於其志意未變之初而盡  
 其所以防閑之道謹其序嚴其別无使瀆亂而失  
 其有家之則此悔之所以亡也程曰不云亡悔者  
 羣居必有悔以能防閑故亡爾魯桓公之於文姜  
 也不能防閑之使為二國之患故詩人所為賦敝  
 笱也鄭莊公之於叔段也不知早為之所遂至於  
 同氣交兵故激蔡仲蔓草之諫此无他不知家人  
 初九閑有家之戒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居中履正而與九五居相應之  
 地夫何為哉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隨而已故曰  
 无攸遂遂專也語曰遂事不諫以謂夫人既專是  
 事也何諫之云爾春秋傳曰大夫无遂事示不敢  
 專也而或專之故春秋之所為書也如公子遂如  
 京師遂如晉是也此坤所謂先迷也九五二之應  
 也則二者亦何敢有先迷之失乎此所以无攸遂  
 也夫所謂无攸遂云者示不敢有所專也然六二  
 之職其亦有所專矣乎曰有之在中饋是也此六  
 二所專之職也蓋九五在上二當以順巽之道承

事之凡九五之事既不敢專其所尊者專其職守  
 而已婦人之職守亦不過曰奉祭祀饋飲食而已  
 此外无他事也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是也  
 故詩有采芣以奉祭祀為不失職采蘋以供祭祀  
 為能循法度此雖指夫人與大夫妻而云也然推  
 而上之推而下之其職守莫不然也夫是之謂貞  
 而吉也蓋不順則不能順承乎上而有先迷之失  
 不巽則不能居為下之道而曠其職守故曰六二  
 之吉順以巽也夫為人臣之道亦若是而已矣故  
 在家人則六二是也若在坤則六三是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

童溪易傳卷十七

五

通志堂



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三處內卦之上主治內之道也故以家人婦子言之然以九居三剛過者也故云嗃嗃謂剛厲之過也夫治家之道不知寬猛適中之為尚而惟嗃嗃然此悔也然董之以威束之以禮使在下者肅然而有畏懼之心故雖厲而吉何者於家道未為失故也苟惟不然使婦子嘻嘻然笑樂无節則終至於恣情適欲棄禮亂倫而家道衰微矣故曰終吝而象曰失家節也然則與其嘻嘻而失家節也寧嗃嗃而未失也程曰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易以陰陽相得為富家人至六四二卦之中也當剛柔相際之地而以陰靜之才處之所謂居而有之者也故曰富家大吉蓋家人六位內外終始俱得其人而四以鎮靜无營處近五之位故能大富家之吉則五之所委任者得其人可知也夫六四以陰居陰正也而以至柔順至剛剛柔相濟而與六二故无忌嫉之嫌此家道之所以殷富也大抵家人六爻各得其正故雖陰陽錯居舉无嫉妬使二四也比五而有妬二之心使二也應五而有嫉四之嫌又使三也在下而有侵四之志則四也安能



順在此位而大富家之吉乎家人之卦德曰利女貞至於此乎見之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家人六位俱得其人者以九五為之君也故有家之道莫此為至為五者復何憂乎故曰王假有家勿恤吉假至也恤憂也夫有家之道既極其至則上下內外之心莫不交相親愛此豈復有督責迫促而使之然歟故勿恤而言也夫以二五言之則二爻居相應之地二有內助之德而五愛之五有刑家之道而二愛之此所謂交相愛也以六爻言之則六爻剛柔各得其正而以正道交相親愛此

九五所以得為一家之主也故以假有家獨歸之五焉以天下言之則王者盡此有家之道以達之天下故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幼其幼以及人之幼使天下之內无遠近无大小无衆寡交相親愛雖雖睦睦濟濟有敘若在一堂之上焉則王假有家之道至此又无復有加矣故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盡是道者九五是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家人至上九家道之大成也夫能正家而至於家道之大成也岂无所自而致然歟蓋正家之道以



正身為本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身不正則未有能正家者也況能國與天下乎夫家道以嚴終常人之情其於妻孥也則以恩掩義其於臣妾也則以慢勝禮語其能不失其威嚴而使家人有祇畏之心者則未也雖然徒能威嚴乎人而不能威嚴乎其身則在人者未有能我信而我從者故威嚴之道當先施諸其身自反自克使吾之身无一毫之可愧焉則將不施威而有自然之威矣何者人深信之故也有孚威如終吉而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夫家道以嚴終是故吉於用威也然語其有自然之威而

若未嘗用威而人我從焉者則以人之深信我也夫人之深信我者非信乎我之能用威乎人也而信我之能用威乎我之身故也夫惟能用威乎我之身則所以信乎人也自有不威之威矣雖欲人之不我從不可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是言也蓋為不能用威乎其身而徒用威於人者設也然則不能用威乎其身而徒能用威於人則雖妻子亦不吾信而吾從也況他人乎嗚呼吾以是知易之有家人也聖人不以責之家人而責之吾之身也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



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下之物自至理之外君子亦聽其勢之如何爾未嘗強同之也此易之所以有睽睽乖也睽合離兌以成卦離火也兌澤也離為中女兌為少女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此即離兌之象以言在物之睽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又即離兌之象以言在人之睽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則合離兌之義與六五之下應九三以言睽之小事吉也夫澤火二物俱以動為用未始不

同也然或動而上或動而下在物之睽有如此者中少二女生而同居亦未始不同也然志各有歸其行不同在人之睽有如此者即物與人以論睽而睽之義曉然矣兌說也離麗也離又為明以說順之道而附麗於離明得所附也當睽乖之時說而不麗乎明則私昵之情爾如睽何六五之君以柔進而上行居尊得中而下應乎九二剛明之臣當是時也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則亦可以小濟矣故曰是以小事吉也胡安定曰夫睽乖之時上下之情異雖有大才德之人亦不能大有所為但小事則可以得吉也天地睽而其事



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此又廣言睽之時用以明天下有不同之物而无不同之理也夫天高地下此天地之睽也然二氣交感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陽女陰此男女之睽也生而有室家之願而相求之志則通也萬物散殊長短小大各各不同此萬物之睽也然賦性稟命出入生死之事則類也夫睽乖也天下之物固有以睽而合者此又物理之不異也聖人明物理之不異故天地之大人物之眾聖人不務強同其勢而務嘿通其理此所以處睽之時盡睽之用而能和合萬類也夫舉天地之大

人物之眾聖人以一理通之而能合萬類之睽用若此此天地人物之所不外也故贊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與澤燥濕之性既不同而上下之勢復爾異此睽之象然也雖然火與澤以理觀之固亦未嘗不同也何也為火者必上為澤者必下此蓋理之所謂不得不然者夫以理觀之知其不得不如是也非同乎然以燥濕之性與夫上下之勢觀之則誠異矣君子之心固未嘗欲自異也然或所居之位所守之職有不同焉者人曰此異也而君子則曰



三百八十  
此即吾之所謂以同而異焉爾如孟子論禹稷顏  
子與曾子子思槩以同道目之是矣其次若魯之  
男子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是亦以異而同  
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以避咎也

睽之六爻惟初與四居敵應之地夫當居睽乖之  
時而居相應之地者乃敵應也則兩剛齟齬之勢  
其乖異可知此有悔也悔而能亡者謂初居下位  
而不與四校得喪故也夫馬者所以行也喪馬勿  
逐自復者謂雖喪其所行之具而不與之校也故

曰勿逐曰勿云者戒之之辭也夫當睽異之時身  
處下位而能不與人校得喪則吾之所以行之具  
初亦未嘗喪也故曰自復謂其雖喪而无喪也此  
悔之所以亡惡人即九四也所謂與初九為敵應  
者是也夫彼以剛在上與吾為敵應而吾復以剛  
與之校焉不可也然不與人校固可也而其失也  
又易至於棄絕夫人則於悔雖亡而於怨咎又不  
能无也蓋以剛傲然居上而吾惟以不校之說是  
守焉則或至於一切棄絕之而睽異之勢又何自  
而合邪故曰見惡人无咎而象曰以辟咎也此處  
睽異之道而然也不然悔亡雖在所取也不能免



咎又焉足尚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睽自二至上各以陰陽相應然睽乖之時火動而上澤動而下陰陽之情乖異而不通故相應之道此之它卦特不同爾夫二以剛中之才上應六五柔中之主亦足以行其道矣然睽之時小人當路正道否塞非君臣上下道合志同之日也故當委曲宛轉以求通上之意然後可以變睽離而為遇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巷者委曲之道也遇者遇合之謂也以言當此之時小人未去正道未闢其所以能遇合於君者在委曲宛轉引之於當道云爾

陳君生

故曰无咎而象曰未失道也夫當堯舜之時朝野清明无有蔽欺為君者以予違汝弼望乎下為臣者以无若丹朱戒乎上直言正論或吁或俞故无待於委曲宛轉以覲其遇合也孟子之於戰國則不然是時楊墨塞路儀秦縱橫故孟子於此因齊王之好色也則亦對之以好色之說好貨也則亦對之以好貨之說好勇也則亦對之以好勇之說此委曲宛轉以覲其遇合者然也然對之好色也則以太王為言對之好貨也則以公劉為言對之好勇也則以文武為言此雖遇主於巷也曾何失道之有若商鞅之說秦也帝不入則王王不入則

通志堂



伯此雖有所遇合也然失道多矣能无咎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當睽之時九四獨无其應而六三以陰柔近而比之所謂起疑似而招陵犯者也夫輿者所以行也牛者所以行是輿也六三欲往以應上九而四阻之其能免侵陵之患矣乎故見輿曳而不進其牛掣而有所止其人天且劓而重有所傷也何者位不當故也使其以陽剛居此位則无是患矣夫天髡其首也劓截其鼻也首所以上向而鼻所以上通也而重見傷焉者蓋四也欲阻其上向絕其上

通而怒其不惟己之從故也雖然睽極則有終之理三與上居正應之地其能終睽矣乎特以所處之位遇乎九四之剛故初雖不免於見傷而終獲其應也故曰无初有終遇剛也凡寇難在己之下則曰乘剛也若屯六二之於初九是也寇難在己之上則曰遇剛也則睽六三之於九四是也夫同人之世宜若无所不同也而九五又居天下之利勢其在當時容有不顧於分並起而爭其應者九三九四是也又況睽異之時乎然則六三之不免見傷无足怪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  
 於時既睽所處又无應故曰睽孤雖然初以陽德  
 居下位所謂同德之君子也四能去其剛傲之氣  
 而與之遇焉則未為睽孤也故曰遇元夫初以剛  
 陽居一卦之始以不校為勇以辟咎為智所謂善  
 士也故稱元夫雖然遇合之道不可苟也吾不彼  
 忌而後彼不吾疑夫苟疑忌之情未能盡去則睽  
 異之勢又何自而合邪故四必得初交相孚信而  
 後四可以无孤危之咎也故曰交孚厲无咎以言  
 四既以孚信下交乎初則初亦以孚信上交乎四  
 則雖孤危其咎可无也而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者夫在睽而求通方孤而思合處危而欲安患其  
 无道爾今也誠意一孚而同德相遇則反睽而為  
 通不孤而有合去危而即安特在於一交孚之際  
 爾四之志安得而不行邪此其所以无咎也雖然  
 四之遇初則曰元夫而初之見四則曰惡人初之  
 待四无乃太甚矣乎曰君子不以時之方睽也而  
 睽其所守不以己之无與也而與非其應四之无  
 得於三命也而能使三之曳其輿掣其牛天且劓  
 其人以滋上九之羣疑者孰使之然哉得非四之  
 過邪四也所為若此若以初之不校之德視之豈  
 不薰蕕之異臭而鳳鷲之異稟歟故在四則目初



曰元夫貴初也在初則目四曰惡人愧四也此易  
獎善嫉惡之微旨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  
也

夫古今天下未嘗无睽異之時然究其所以然也  
則其咎宜誰歸歸之天下之人不可也歸之羣臣  
亦不可也而人君實任此責爾此六五所以不能  
尤悔也然而其悔可亡者蓋以謙柔自處而能下  
應乎剛明之臣故爾夫惟能以謙柔自處而所宗  
敬者九二剛明之臣也故雖當睽異之時小人當  
路正道否塞而九二以剛明之才噬而去之其噬

也易若噬柔脆之物然故曰厥宗噬膚則五於此  
得以往而與二合夫何咎之有蓋小人之勝君子  
也尚矣以六三不當位之才而居睽卦之中所謂  
起疑似而招陵犯之人也二之於五居相應之地  
能為五之所宗敬則力於濟睽者也故以剛明之  
才噬去此小人若噬膚然去其否塞以通道乎五  
而五遂得往與二合君臣共濟以成此濟睽之功  
則在五也豈不謂之有慶矣乎夫四與初在下而  
非其應也徒以同德相遇尤能使其志之行則五  
之於二居君臣相應之地其效宜如何故爻曰往  
何咎而象又贊之曰往有慶也然易於此時勉進



六五之意深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六四无應故曰睽孤上九有應亦曰睽孤何也程  
 曰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在上剛之極也在離  
 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涕戾而難合剛極則暴  
 躁而不詳明極則遇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應  
 其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  
 黨而自多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  
 常孤獨也夫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多疑之象也  
 豕穢畜也而又身被負其塗泥穢莫甚焉三兌體

也陰物而居澤豕負塗之象也上九視三鄙其行  
 之醜惡故其象如此車人所乘也鬼非人也而載  
 之一車載非其人之象也上九謂三自下乘四而  
 不惟己之是應故又有是象焉先張之弧始疑而  
 惡之欲射之也後說之弧而弗射則釋疑而睽解  
 矣蓋物極必反睽極必通易之理然也若睽極而  
 不通則終於睽而已矣此豈易之理也哉係辭以  
 弧矢取諸睽故睽之上九有張弧說弧之象夫後  
 說之弧而弗射之者以三非與寇為婚媾故弗射  
 之也夫惟嫌疑既釋則往而應之得所遇合矣故  
 曰往遇雨則吉夫陰陽和則雨終也睽合而和此



睽之所，以吉也。向之所謂羣疑者，如豕負塗，如車載鬼之類也。豈不一切釋去之邪？故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夫睽生於疑，而孤又生於睽。今也羣疑既亡，則睽者合矣。又何孤云？此上九之於六三，所以有遇雨之吉也。故上九有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之象則六三亦有无初有終之辭。二爻必以先後終始為言者，以言向也。睽而今也，通易之理然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八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合坎艮以成體。坎水在前，艮山在後。前有險，後有阻，何適而可哉？此所以為蹇也。蹇之為義，有止塞而无流通，故曰蹇難也。蹇難之世，君子不幸而會逢其時，則亦柰之何哉？在我者務知所以處蹇之道而已矣。故蹇之所以為難者，以坎險之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此處蹇之道也。彖合坎艮之義，以

童溪易傳卷十八

一

通志堂



言處蹇之道故曰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夫險難在前人所共見固不待明者而後見之也然蹈危履險亡軀害人而无益於救難者明者不然也故君子於此體艮之止而止焉其曰能止則救難之心非若是忽也相時度勢而不以衝冒強聒為能故也此之所見又在人所共見之外也故贊之曰知矣哉以言見人之所見者不足謂知於人所共見之外而又有所謂能焉者斯足謂之知也矣夫所謂相時度勢者何也卦之德曰利西南不利東北是也西南之維坤實位焉夫坤地也其勢寬平而順易以寬平順易之道往以濟難則其難舒矣

故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此即九五爻以言濟蹇之道也夫當蹇難之時往以濟難而不得中正之道焉則是與難爭也與患難爭鋒而求以濟難惑也矣何謂中正之道曰寬平而順易是也以九居五而得中正之位則是往以濟難而得中正之道也五實坎體而謂之利西南云者蓋坎體本坤九往居中而成坎夫九以剛明之才而往處坤之中位非利西南往得中也之義乎若夫不知西南之為利而反其所詣焉則有所不利矣故易於此指其所之而避其所忌而以利不利明以告之夫東北之維艮實位焉此正坤之對而西南之反也蓋



艮山也其勢險阻而危極以險阻危極之道而濟  
 難何難之能濟乎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此即  
 艮上有坎以言蹇之所以為難也利見大人往有  
 功也此又即六二往應九五以言濟蹇之有功也  
 當位正吉以正邦也此又謂自初至上六爻皆得  
 其正以言蹇之必濟也或曰六二九三六四九五  
 上六正也初六正乎曰當蹇之世陽居下位則陽  
 為失位以陰居下位詎非正乎夫以九居五有陽  
 剛中正之德所謂大人也六二以柔中之德往而  
 應之則其見之也何利如之此所以能相與而成  
 濟蹇之功也六爻自初至上陰陽各當其位此易

所謂正也在人則為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上下  
 各守其分而不相踰越以此道而正邦則邦自正  
 矣又何蹇之不濟乎此所以吉也夫天下之所以  
 不理患難之所以難去者以上下之分不明也今  
 也六爻之間其剛柔素定如此則求以濟蹇也又  
 豈必他求云乎哉蓋正之在人也所謂其本心也  
 以人之本心也而還以正之則不勞而功成矣盡  
 是道而成是功者則六二之與九五是也故卦之  
 德曰利見大人貞吉由是觀之則當蹇之時盡蹇  
 之道而以為蹇之用也豈不大哉故蹇之時用大  
 矣哉何謂時用曰正而已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曰蹇云者有止塞而无流通之謂也山上有水則无下流之象也此豈有他哉蓋有所止塞之故也夫山上之水无有止塞則建瓴之便孰能禦之其曰有水云者有而未決之義也君子之道所以未乎於人未亨於世者亦豈有他哉時使然也故夫水之蹇也反其流而豐其蓄而已其蓄既豐則盈科而放海矣孰能吾蹇邪君子之蹇也反其身而修德而已吾德既修則已正而物正矣亦孰吾蹇邪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求諸己者既至則其行也豈復有不得矣乎嗚呼此君

子之學以自反為之本也夫自反之學其在平时无事之時猶不可舍而况蹇之時乎故蹇之六爻皆以往為蹇來為宜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大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出處之大致然也又况當蹇之時而居諸下位其可以冒昧而輕進乎故曰往則有蹇來則有譽夫初六以柔而居下當斯時也眾人皆以冒昧輕進而失而吾獨以謹重待時為得庸非譽乎其曰宜待云者戒之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中无尤也六二以柔靜知止在蹇之時為遠於難可以无蹇



矣然身雖无蹇而與九五大人居相應之地蹇而不濟難而不救將焉用居此位也故必盡王臣之義而後居此中位可以无愧矣蹇蹇謂時之方蹇而吾當力任此蹇之責此雖非其躬之蹇也而上而吾君下而天下之民皆予賴也予其敢謂其非躬之故而不以為蹇也乎惟能如是故居此中位隱於吾心而可以无過尤也中以位言之則二之位也以人言之則王臣之心也昔退之作爭臣論嘗引此文與蠱之上九以譏陽城矣而曰若蠱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而曠官

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尤之不能无也亦曰居此位者則必及此事若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休戚於其心則過矣夫諫諍言官也猶不可曠而況居大臣之位而當蹇難之時其可以自處於靜止之地而已乎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艮之主也內之二陰所以能自立於蹇難之世者以三為之捍蔽也三若舍內而之外則往而蹇矣故莫若來而反諸內體之上以為二陰之主則在內者得所附矣其喜慰之心宜如何哉春秋書季子來歸穀梁子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



歸喜之也蓋當莊公死子般弑慶父主兵季友力不能支固嘗避難而出奔矣當是時也魯國方危內難未定國人思得季友以安宗社故閔公即位之元年書公及齊侯盟於落姑盟納季子也而公羊子亦曰其言來歸何喜之也何休釋之曰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此則蹇之九三所謂往蹇來反內喜之也之謂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陰位也而以六居之當位者也夫居其位而輕去之則往而蹇矣故亦莫若來而連下之諸爻以靜止自守則得其所安矣實誠實也夫處蹇之道

在於以誠實為本處蹇而不以誠實為本則內无所執守外无所據依人誰我與哉故往既蹇矣必欲來而連乎下之諸爻相恃以為安則莫若以誠實為之本也彖曰當位貞吉此不云當位正也而云當位實也何也程曰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六爻皆蹇也而九五則處坎險之中所謂蹇之大者夫有剛健中正之德而以身任天下之大蹇則亦何所不可而古者聖帝明王於此則又必汲汲焉務於來天下之助焉者以為戡難而正邦者非



羣才之助不可也此九五處大蹇之任而又有賴於朋來之助焉彖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蓋謂收正邦之功者雖九五也而所以正邦者則上下六爻皆當其位而然也然則處大蹇之任以中正之道節正天下者非有賴於朋來之助可乎蹇之六位皆正人也故曰朋來夫既得朋來之助而以中正之道節正天下此九五所以收正邦之功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至上六蹇之極也又復何所往乎往則自為蹇蹇爾非真有蹇也故亦曰往蹇來碩大也寬綽舒肆之謂也來則從五應三其志在內而難賴以紓故曰來碩吉夫蹇至上六始言吉者以為蹇至此極物極必反蹇極則通故也彖曰利見大人大人謂九五也夫九五朋來之主也當此之時利見之者豈惟上六也哉而上六獨云爾者處一卦之外尤不可以不知所從故也不然當此之世不寧方來而上六獨後乎五故不能无凶上六之在蹇也可不知所從乎其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者易之於上六也懼其或恃己之尊忘己之賤而不知有所從也故為之戒云嗚呼聖人厭亂之心即此亦可見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柔  
 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  
 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  
 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未嘗有無難之時亦未嘗有無難之道顧人  
 謀如何爾人謀一至則反有難而為無難特其餘  
 事爾此易之所以有解解合震坎以成體震動也  
 坎險也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此即震坎之體  
 以言解也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此則即震九四一  
 爻以言解也其來復吉往得中也此則即坎九二  
 一爻以言解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此又即震

九四之爻以言解也夫需也蹇也皆險在前也  
 當解之時險既散則險不在前矣故曰險以動動  
 而免乎險解猶之曰曷謂乎險以動也蓋動而出  
 乎險之外已免乎險難云爾險難既免此所以為  
 解也夫所以濟難者以寬乎順易之道蹇之利西  
 南是也今難之既解也此道奚宜置哉成湯之代  
 虐以寬及其既代虐也亦不聞廢是寬也此得衆  
 之道也其在卦也則震體本坤九以一陽往居坤  
 下是以成震夫九以一陽而往居坤之下非利西  
 南往得衆也之謂乎坤為衆故曰得衆九四所謂  
 朋至斯孚是也夫天下之難既已解散則是无所



往也既无所往則當來而復諸安靜之地使天下  
 知有息肩之暇奠枕之安矣此吉也不然則亂去  
 而兵未休財匱而賦愈急民瘦而役不止難何時  
 而可解邪此殆非所謂時中之道也其在卦也爻  
 惟二陽陽在四則為震陽在二則為坎坎中之一  
 陽來居二位此所謂乃得中也雖然難既解矣既  
 已无所往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此又人君之至  
 戒也其可以難之既解而忽然忘其所謂警戒之  
 心哉若有攸往尤當夙致其警戒之念可也益之  
 戒舜曰警戒无虞而臯陶亦曰屢省乃成欽哉此  
 有攸往而以夙為吉也夫惟能夙致其警戒之心

則有所不往往而有功矣其在卦也則亦震之九  
 四是也震之為義在於恐懼修省而九四居動而  
 免乎險之地故又以有攸往夙吉為之戒云夫彖  
 之所言者皆人謀也人謀既至則天下无不解之  
 難而天地之解實如之故又以天地之解以終一  
 彖之義天地解而雷雨作此又即震坎之象以言  
 天地之解也夫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一作而百果  
 草木皆甲拆則天地之內容有不解之物矣乎此  
 天地之解也夫百果草木皆甲拆惟解之時為然  
 天下之難无不散亦惟解之時為然然則古今之  
 時孰大於解也乎故終贊之曰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昔孔子誦成湯之言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蓋以天下之有罪與過者皆由上之所化故也孟子曰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是也夫當大難方解之初天下之人始出塗炭去昏而即明去亂而歸治苟惟上之人追罪其罪追尤其過而盡誅之則更起天下之難矣此非所以為解也故必也法天地之解有聳動之大號滂沛之大恩如雷雨之作而萬物均被其澤焉則向之有罪與過者咸釋然有更始自新之望矣故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赦者舍也宥者寬也於過

誤則赦而舍之於罪惡則宥而寬之此雖不能無輕重淺深之異然待之以不死一也雖然人君之政有所謂赦宥云者特因亂難既解之後而有是也若屢行而不已焉則適所以長寇而滋姦非政也其後世之過乎此駁赦之論所以作於五代之

張元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夫當解難之初類非柔弱之才所能勝也然身居下位能以己之柔而濟夫二之剛使二之剛得己之柔以為輔而亦以剛際夫柔則剛柔相資於解之義為无咎矣不然位既不足而才復歉然當解



之初豈能无咎也歟蓋九二坎之主也初六以陰柔之才當解之初近而際諸九二而九二亦自近而際之此所謂剛柔之際也夫同居內體柔者能以柔而際剛而剛者亦以剛而際柔同心居內以贊成解難之功得之矣又孰得以才之不足而咎初也乎或曰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今而謂之與二相際何也曰初為坎底勢不上達四為動主性非下逮凡曰際云者上下相鄰之謂也泰之九三曰天地際也是也故初雖與四為應而无際四之象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田狩事也狐疑物也黃中色也矢直器也二以剛中之才為坎之主受解之任卦德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而柔所謂乃得中也是也夫天下之難常生於人情之疑惑方其未解也故不免於田狩之事三狐者人情眾多之疑也九二則以田而獲之既獲矣夫復何所往哉來而復諸安靜之地以中直之道待天下而已矣故曰得黃矢此九二之貞吉而象謂之得中道也夫方其難之未解也受是解之任而不以任是解之責此固非二之所謂正也及其難之既解也三狐之既獲而不知中道之為得此又豈二之正也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夫亂難既解則貴賤履位朝廷清明容有非據之人加諸上位則其致寇戎也必矣六三以陰柔居下之上所謂小人而處高位者也夫小人宜在下者也故三有負且乘之象繫辭釋之曰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則以六居三之謂也夫以負荷之質而且乘車非所宜據可知矣安得不召寇戎也哉故繫辭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何者以小人而加諸上位天下之所不容故也若昏亂之世則彼之

志得以行矣其孰能誰何之哉貞吝云者以六居三不正者也故於正道為可醜吝而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六三之負且乘自侮自伐亦甚矣則其致寇戎也孰使之然哉无所歸其咎矣故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我謂三也象曰又誰咎也疑貞吝下有无咎二字今逸之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夫處近尊之位遇有為之時又有能為之才而其事業或未能厭滿於人心者此九四所以有解而拇之象而象曰未當位也拇之為物在下體而微



者也初六之象也四與初正居相應之地其所解者至微至狹而其功未足以稱乎其位故有是象也惟夫解之所及者不特至微至狹而已使凡朋類之至而吾无所不用其孚焉則解之功大矣斯足以當夫位矣故又曰朋至斯孚是言也所以勉四也夫當解之時在上而有功乎下也易在下而致力乎上也難故四與初雖居相應之地初无際四之象而四有解初之功惜乎其未大也此所以有朋至斯孚之勉焉

六五君子維有解言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夫天下之難所以未去者在於小人有不肯已之心故也夫小人之心所以不肯已者非果難已之也以君子之舉動无以保信之而彼遂不肯已也嗚呼小人之心而至於不肯已也此天下之難所以作而不休而君子日夜用其智竭其謀求以已其難而難卒未已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保信之乎曰維有解而已矣君子維有解則彼小人者必曰吾君子我赦也不我極也我宥也不我迫也吾有更生之望矣吾有自新之路矣曩者吾以為斯世之棄人也今復得以齒於天地之間矣曩者吾以為逃刑避罪之不暇也今復得以為太平之人



矣吾何為而為此亂民也哉如此則雖不用智不竭謀以與小人爭一旦之命而彼之不肯已之心釋然散去而无餘而難自已矣何者蓋吾有以保信之故也故曰君子維有解有孚於小人而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曰退云者已其不肯已之心而无復與我爭衡故也然則已難之道其事甚約其效甚速也如此夫武王之既伐商也歸馬於華山散牛於桃林示天下不復用兵此維有解之謂也而又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大賚於四海而致萬姓之悅服此有孚於小人也當是時也為小人者雖欲不已其不肯已之心得乎彖曰解之時

大矣哉盡是大者則六五是也於古人則武王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至上六解之功已成矣故極言解悖之道夫隼鷙悍之禽也所謂上慢而下暴六三之象也解之六爻惟三與上各處一卦之上而非其應故上以震動之極而尤在諸爻之上於位則正於勢則便於器則利於時則宜以正而去不正獲之蓋无難者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三居下之上内外之限也故有高墉之象若同人九四



乘其墉則內外之限又在九四矣繫辭之釋此爻也而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輟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此又申解悖之道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九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蓋所以抑人欲而就天理者也始終六十四卦大抵然也而其尤深切著明者予又於謙也節也損也之三卦見之矣是何也蓋人之情莫不欲倨肆之為便而誇尚之為高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不可也易有謙退之道焉此卦之所以有謙人之情莫不欲侈縱以自適而滿溢



以自盈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不可也易有節止之道焉此卦之所以有節人之情莫不欲衰剋以自肥而忿戾之是騁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又大不可也易有自損之道焉此卦之所以有損聖人之心何其仁也蓋聖人者天理之盟主微易則斯人天理日負而人欲日勝易微此三卦則所以抑人欲而就天理者又或緩而未切晦而未明者矣夫卦之所以為損者聖人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諸儒之言曰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此之謂其道上行也噫未也此泥於卦變而曰此卦自泰來也而予之所見則曰聖人之心不如是之徒然也

以徒然之學而求聖人之心此所謂終日談飲而無益於飢渴者也又況其所談者非真可飲真可食之物也如飢渴何然則其說何也曰予聞之六子之卦皆由乾坤父母陰陽二氣相感而然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則以艮重兌是以為損非謂以坤重乾而為泰復由泰而為損也故夫所謂損下益上云者以卦之才言之不過曰乾三索於坤而得兌而兌之在損也則為下體故曰損下謂六三之為陰也坤三索於乾而得艮而艮之在損也則為上體故曰益上謂上九之為陽也如是足矣又何用自泰來乎以卦之義言之則兌之三爻以說



居下而皆上應說以奉上者也故凡天下之有餘才餘智者不自有也損之以益上則獻替之道行於上矣凡天下之有餘粟餘布者亦不自有也損之以益上則供奉之道行於上矣故曰其道上行雖然損之道以誠信為本損而不本於誠信則有餘才餘智者損之則以為屑有餘粟餘布者損之則以為怨此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其能舉天下之君子小人以仰事一人矣乎故損而有孚則元吉而无咎矣此之謂可貞之道有攸往而利也所謂有攸往而利者无施而不可也且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雖繁然以誠敬為本

曷之用謂何用乎文之繁也夫苟誠敬則於其事祀也雖二簋之簡且薄亦可用矣何者以有孚故也左氏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汚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是也而夫子從而釋之曰二簋之簡且薄而可用以享者惟損之時為然夫末之勝而本之衰文之盛而實之衰則二簋亦可用以享矣此所謂當損也夫苟本實未喪而過用裁損則又失之矣故曰應有時謂時然而然而吾之應之不可泥也故又繼之曰損剛益柔有時夫剛易失之強強則或過柔易失之弱弱則不足損剛以益柔損



強以益弱損過以益不足此時中之學也故又終  
 之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夫易之為易時焉而已  
 矣君子之於易亦隨時以從道而已矣或損也人  
 曰此虛也或益也人曰此盈也而不知君子无容  
 心於此也與時偕行而已矣夫惟與時偕行則或  
 損也或益也而惟時之為聽則當此時也而二簋  
 之是用不亦可乎此卦之德所以有曰有孚元吉  
 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事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澤寇山而山塞澤也夫彼日為吾寇而  
 吾日有以塞之則吾之所以塞彼之寇者用力多

矣蓋塞之者止其勿吾寇而已也吾非從彼也夫  
 吾非彼之從則其能自克者甚矣此所謂損也君  
 子於此故懲忿窒慾程曰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  
 勝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淫酷  
 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此君子之忿  
 在所懲峻宇彫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  
 此君子之欲在所窒有所懲有所窒者皆損之力  
 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  
 也

兌體三爻皆損下以益上也然九二則以弗損而



為益六三則以獨行而得友初九之陽方盈在下則當損下之盈以益上之虛此所謂出粟米絲麻以事其上者也夫耕獲蠶繅之事既以已矣剛當速往以奉於上乃能不失以下事上之職而獲免厥咎雖然損下之道又不可過過則害民故當酌而損之量其勢度其宜使下之所以供於上者其心不厭而上之所以取乎下者其道不窮如是則君民之志庶幾其可合而上下无齟齬之嫌矣然則下事方休而速往以繼之其孰曰不可也止也適速也酌量也尚庶幾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

也

庸人之事君也惟知曲意媚說竭力順從而以為忠也而曰此益上之道然也然以媚說順從為事則在己者所損多矣安能裨益於人主之萬一哉君子於此則以无所損於己者益於上也夫所謂无所損於己者何謂也曰中正是也君子以中正之道自守自守如此則雖不若世之庸人曲意媚說竭力順從而以為忠也而益上之實无出諸此此乃所以益之也故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而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九二說體也故有利貞征凶之戒然以九居二中也中則正矣故知弗損



益之之義書曰若射之有志夫射期於中也故設  
 鵠以為志而射者之志亦志於鵠君子之志亦志  
 於中而已矣中以為志則在己者无失而益上之  
 實亦无出諸此又何待於枉己而曲從損己以為  
 益也哉李大亮之都督涼州也臺使至諷大亮獻  
 名鷹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田獵久矣而使耆求鷹  
 如陛下意乃乖昔旨如有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  
 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倪若水為江州刺史明  
 皇遣使江南採鷓鴣若水論之為反其使李德裕  
 之在浙西也詔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  
 疋德裕上疏極論罷之又詔益州織半臂背子毼

毼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頌不奉詔唐家諸臣所以  
 益上也如此正德利貞弗損益之之義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  
 行三則疑也

程曰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六三  
 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此未免泥於  
 卦變而謂損自泰來一也然則所謂三人云者舍  
 損以泥泰亦惑矣夫兌之三爻皆志於益上然初  
 九九三則以剛應柔而六三則以柔應剛故三人  
 同行而語其自損之至者則六三也故曰損一人  
 是一人也獨往以應上故艮兌相合男女構精而



盡天地交感之義而成萬物化育之功矣此所謂得其友也蓋六三者究之主而上九者艮之主少女少男陰陽相配夫婦之道貴於專一若三人行則疑所主矣故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而繫辭於此文又以致一之說釋之坤之彖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亦是意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六四以柔順之才處近君之位所謂人臣之高位也處此之位當損之時宜如何哉務在順民之心損其疾苦而又不至於困憊然後加檢省焉則天下之心以為上之人我恤而不我忘也其孰不舉

欣欣之喜色而以為庶幾无疾病也又孰我怨孟子謂鄒穆公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夫饑饉之來賑之卹之惟恐其後如六四之所謂使遄有喜可也今也不能損其疾苦使之流離轉徙及至兵戈之日斯民疾視其長上而不救其死則怨咎之心至此始獲逞矣為穆公者又從而尤之則上下相咎何時而已邪故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无尤焉謂其既不能使下之无咎於上而上之人又安可歸咎於下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

夫居天下之中而能虛中而无我自損以逮下此  
甚盛之德也故天下之益皆歸焉其曰或益之謂  
益之不一也故有十朋之龜之象焉夫龜靈智之  
物也古者用之以稽疑一人虛中而无我自損以  
逮下則天下智者效其謀才者奏其技而有不能  
自已之心焉其為吉也不亦大乎夫人謀之從違  
天命之予奪也一人自損於上而天下之益皆歸  
焉此人也而天之理實行乎其中矣故象又曰六  
五元吉自上祐也詩之卷阿言求賢用吉士而作

也其首章曰有卷者阿凱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  
來歌以矢其音詩人之意蓋曰一人虛中无我自  
損以逮下若卷阿然則凱風可得而入矣故來游  
來歌者於此得以矢其音焉其七章曰藹藹王多吉  
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其八章曰藹藹王多吉  
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則益之不一其勢蓋如此  
也然於其四章乃曰爾受命長矣弟祿爾康矣豈  
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則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又可知也然則成王之所以能為持盈守  
成之主者此蓋有得於損之六五也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夫損極必益處損之極若以剛亢在上損下不已是非處上之道也故上九以不損而益下為義夫君子之志志於益下而已方其益下之功未及於斯人也則吾之此志未為得也益人之功所及者一二而所不及者猶不可勝計也則吾之此志亦未為大得也及其位人之上而曾无損於下焉惟有益於下而已也則吾之平日窮之所養而見於達之所施也容有少慊云乎哉故曰大得志也如是則位人之上可以无咎過也揆之正理庸非吉乎夫執此之志以往益於下此上九之所利也卦

德有曰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上九以之故論其所得則上九處人臣之極位而專以益下為心豈遑家謀乎夫六三以陰柔在下專應上九故有一人行之義上九以陽剛居上得損極必益之理故志在益人而不遑家謀易之為易隨爻取義類皆如此不可泥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

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合震巽而成體以卦之才言之坤一索於乾而



得巽而巽之在益也則為上體故曰損上謂六四之為陰也乾一索於坤而得震而震之在益也則為下體故曰益下謂初九之為陽也此主初九六四二爻以言益也夫陽本居上今也初九居一卦之下又有自上下下之義亦如屯之初九以貴下賤之謂也此再指初九一爻以言益也以卦之義言之則凡人君損四海之供奉以益天下之不足則天下之心以為此吾君之惠也其為說懌豈有紀極也邪損萬乘之尊嚴以下天下之賢者則天下之心又以謂此吾君之謙也其道下濟豈不大光矣乎夫損四海之供奉以益天下之不足宜若

所損者偏在上而所益者偏在下也而民說无疆則所益又在上矣損萬乘之尊嚴以下天下之賢者又宜若所損者偏在上而所益者偏在下也而其道大光則其所益又在上矣然則益之為道上下俱享其利矣故卦德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无適而不利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此指震巽二五各得其正以言益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此指巽震二體皆為木而以言益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此又指巽震二卦之用以言益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此又指乾坤一索而得震巽長子長女相與用事以言益之功用之所以大也至於凡益之道



一與時偕行則結一彖之文以言益之道與益之時所以相為无窮者也夫以九五居中履正為益之主六二居中履正為益之臣二五以中正居君臣相應之地當益之時相與以成益之功何往而不利哉此所以有慶也益之為言利濟夫物之謂也利涉大川云者易之所謂濟世之大功也夫涉大川則舟楫之是恃也有舟楫之足恃則亦何不濟之云乎益之時貴於无所不濟也今也合巽震而成卦則木道固无所不足矣以之而濟物此木道之所以行也震動也巽巽也益動而巽則凡有所動順乎理之謂也夫循理而動則人偽去盡而誠

意有餘以此為益則其進也日進而无已也彼天施而地生其所以益萬物也未嘗以一方拘者是亦循理而動焉爾故一氣既施而感是氣者无遠邇无小大莫不於此而肇其生焉則天地之益豈以一方拘之乎哉以是言之則大凡益之為道本於順理而動而極於天地其大者又可以一言而盡也何也曰誠而已矣誠則始焉而日進无疆終焉而其益无方此非至誠之德與時偕行而无有窮已其能至是乎噫大哉誠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雷風二物相繼有序此雷風



所以為恒風得雷而威益彰雷得風而聲益遠雷風二物相益為用此風雷所以為益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盡其所以相益之道故見善則遷不以是善之在人而忌之有過則改不以是過之在己也而吝之外不忌其在人者內不吝其在己者此外內之義相益之道然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他卦以九居初雖有剛明之才而處下位不可以有為也在益則初九震之主也上之人方且自損以益下而投之以艱大之事其責之也厚倘或避

難辭重而无以副上之責則在己者為不勝任矣故居此之任者以用大作為利謂其所利者利於成大功集大事蓋初與四居相應之地而九五在上又有同德之君四巽之主也初震之主也震巽相與當益之時而艱大之事義不可辭故也故有能為之才而當可為之時而上又有同德之君知己之大臣則其成大功集大事也何往而不利故居一卦之初而有元吉也謂其得吉也處眾賢之先而且大也既有元吉則在己者无有不勝任之咎矣夫當此之時事之投我者既厚吾苟以其位之下也而厚其事焉則避難辭重不能成大功集



大事人且以不勝任咎之矣故象曰元吉无咎下  
 不厚事也彼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詩人為之賦北  
 門其二章曰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謫我其三章曰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  
 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夫所以適我益我敦  
 我遺我者若是其厚也疑若得我之志而展我之  
 才矣然我入自外而謫我摧我者又若是其眾而  
 无有我知而我信者則我之志亦安能得而我之  
 才亦安能展邪欲如益之初九元吉无咎難矣然  
 則君子於此當如之何曰亦歸之天命而已矣故  
 詩人為之三歎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在損為六五則為獲益  
 之君在益為六二則為獲益之臣語其能虛中无  
 我自損以逮下則一也故二爻无異辭也昔者魯  
 欲使樂正子為政而孟子為之喜而不寐而公孫  
 丑乃疑而問之曰樂正子强乎有智慮乎多聞識  
 乎孟子皆曰否但曰其為人也好善而已蓋嘗論  
 之矣强則自用有智慮則多疑多聞識則務以所  
 長者蓋人人心中有是三累其能使四海之內輕千  
 里而來告之以善乎夫惟好善之心勝則雖非强



也雖非有智慮也雖非多聞識也此正秦穆公所  
 謂一介臣之无他技者然其心休休能容而天下  
 之益皆歸焉以是而輔相人主優於天下矣此好  
 善之力也然損之五則曰元吉而益之二則曰永  
 貞吉何也以六居二雖正也然震體也震則動動  
 則不常矣故以永貞戒之以言永得其正則吉矣  
 王用享於帝吉云者謂以二之虛中而且永貞故  
 雖王者用此道以享上帝則上帝降格猶可以獲  
 吉又況用此以逮下則四海之內其有不輕千里  
 而來告之以善乎是宜或益之者自外而來之多  
 且衆也夫以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

道而詩人猶為賦于旄以美之又况六二為益  
 大臣矣乎其益之之多且衆宜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  
 用凶事固有之也

天下未嘗无凶患之事此古今之所固有也當益  
 之時无所不用其益而後可也夫古今天下固有  
 所謂凶患之事也苟坐視而不之救此豈居民上  
 者之職歟雖然用是事也類非拘常而襲故者所  
 能為也是必有所謂沉鷲淵謀之才而後能處此  
 六三之在益也居下之上所謂在民上者也以六  
 居三又有所謂沉鷲淵謀之才者也以如是之才



居如是之位而當如是之時知天下固有所謂患  
 難凶災之事也則撫機應變以盡其所以益之之  
 道乃其所長者故天下之人賴我以得益而在我  
 者既无有事之咎而上之人亦信之而无疑矣夫  
 既无我或咎而且以信乎我故曰无咎有孚如  
 是則九五中行之君自有告命之至以為六三有  
 救患之公心而用圭瑞以錫之也故又曰中行告  
 公用圭泰之九二曰得尚于中行蓋中行之君謂  
 五也詩之崧高美宣王褒賞申伯而作也其曰錫  
 爾介圭以作爾寶蓋圭之為瑞也所以達上之信  
 也六三既无有事之咎而有見信之實故九五中

行之君有達信之告命以旌其人也三與四皆公  
 位也故六三曰中行告公用圭六四曰中行告公  
 從而大有之九三亦曰公用亨于天子鼎之九四  
 亦曰覆公餗也夫天下未嘗无凶患之事此古今  
 之所固有也然亦未嘗无善救凶患之才則六三  
 是也故象又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漢武帝時河  
 內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黯還報曰家人失火不  
 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  
 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廩以賑貧民請  
 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夫益之六三无有事  
 之咎而有見信之實汲黯以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巽之主也以巽順之道輔九五中行之君此所謂以柔乘剛以巽為益者也故中行之君亦有告命之及以六四有益國之志也從其所為而成其公焉六四當此之時以吾君之我從也如此則用其所為之利者當何如哉亦曰吾既以益國為志則凡國家之所當依者依之而不敢遷所當遷者遷之而不必依或依或遷吾无容心也視國家之如何而盡吾之所以益國之志而已矣四之志其公如此宜乎中行之君有告命之及從其所為而

以成其公也夫五等之爵惟公為盛苟非以至公為心奚稱哉今也六三公於益民六四公於益國是宜中行之君皆有告命之及謂之公而无愧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夫聖人之益天下也必有至誠惠益之心行之於不言之間而非家至而人提之也此所謂益之大者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而元吉之效見於天下則天下之蒙益於聖人也亦皆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此以誠召誠之道然也夫舉天下之大皆知以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則其為益也孰大於



是故曰元吉而象謂之大得志也夫聖人惠益天下之志至是而大得焉非其益之大孰至於是且聖人之益天下也自夫使之絲身穀腹仰父俯子各遂其生之外豈无勞苦恐懼之事使之趨之而天下皆曰此上之人所以生我也所以安我也則上之所以益乎下者豈非有至誠惠益之心而天下之所以蒙益乎上者亦豈非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而然哉以誠召誠理固然也又豈待於區區告問之勞而後致其我信也哉夫聖人之心本乎至誠然必曰勿問云者此所以設後世人君務行小惠者之戒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夫益極必損處益之極又以剛元在上求益不已此豈處上之道哉故莫有益之者謂其求益不已知益已而不知益人而人亦莫之益也故曰莫益之偏辭也若知己與人為无異豈曰偏辭云乎哉夫六二以虛中无我自損以逮下故益之者眾而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上九以剛亢居上既莫益之則傷之者亦眾矣故曰或擊之自外來也然則人之立心其可以求益為常乎其曰立心勿常凶此聖人戒人鑒上九之失而曰勿以求益為常此凶



之道也夫所謂凶者莫益之或擊之是也

君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廷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柔曰夬夬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君子之去小人也雖有去之之勢不敢恃也剛強果敢惟恐或過警懼戒勅惟恐不及故反之於己也元或失則施之於彼也元不當此君子去小人之道然也夫當夬之時以五剛決一柔宜若勢有餘矣无復有可慮者矣而卦德乃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而聖人深致之意如此



其嚴且至也然後乃曰利有攸往此豈恃有去之  
 之勢也哉蓋不如是則非全勝之道故也夫決也  
 剛決柔也此五剛決一柔以言決之義也夫剛則  
 能決而決之為卦五剛而一柔剛有終長之勢而  
 柔无不盡之理此決之義有取於剛決柔也健而  
 說決而和此合乾兌二體之用以言決之道也夫  
 健而濟之以說則其所以決小人也无剛暴之失  
 而有和柔之善故吾不彼疾而彼不吾忌邪正之  
 辨黑白之分脫然而解不相疑也東漢之君子不  
 知出此而乃切齒厲色日與小人爭鋒故小人之  
 謀日深而君子之黨日危以至忠良盡殲而社稷

隨之向使即健而說之說而悟決而和之旨无是  
 禍也夫何小人之不可決去之乎揚於王庭柔乘  
 五剛也此又指上六之一柔不容於眾君子而眾  
 君子公去之也夫王庭者公道所自出之地也卦  
 有五剛君子之道已盛然以一柔而乘五剛小人  
 憑陵自肆於上眾君子在下猶未安也故相與揚  
 公道於王庭以共去此小人也夫去小人而不以  
 公道去之則是李訓之謀也昔李訓之謀去宦官  
 也而假甘露以赤其族此盜賊之謀也以盜賊之  
 謀去小人小人不可去徒熾其焰而逞其毒爾謀  
 何在邪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此又言雖以公道



去小人又當不忘戒備也夫孚其大號以警戒于衆使知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猶有危道不可易也如是則雖危无危而決小人之道光矣此與衆弃之之謂也朱翊善曰若舜之誅四凶而天下服是也若隱其誅如唐之李輔國則不光矣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此又言去小人之道必先自治而无尚於剛武也程曰邑私邑也告自邑先自治也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朱翊善亦曰告自邑者告戒自我私邑云自治也君子將治小人必先自治自治則以我之善

去彼之不善小人所以服也舜修文德文王无畔援歆羨自治也夫戎兵戎也決小人之道在於揚公道於王庭孚號於有衆以與衆共棄之苟或以兵戎為尚此剛夬之過也故聖人以不利即戎戒之而曰所尚乃窮也朱翊善曰自古用兵去小人如漢唐之季召外兵以去近習其禍至於覆宗聖人之戒不亦深乎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至此則言所以去小人者既盡其道則小人終去之无難也夫君子之所以去小人者既盡其道則由夬以為乾往无不利矣此所謂剛長乃終也若剛之長至夬而不終則餘孽未亡禍胎猶在終為衆君子



劉良公

之患矣朱翊善援桓彥範不誅武三思以為喻是也始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其功卓矣張東之將遂夷諸武而彥範乃曰三思几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俄而武三思因韋氏盜朝權彥範等流逐戮辱若放豚然而唐室為之再危此剛長之不終也向使即利有攸往之說而悟剛長乃終之旨无是禍也又何小人不可終去之乎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之為水本在下也今也上升於天其勢不居必一決而下也故為夬之象君子觀此象也故有所取有所忌其所取者謂取其決散之意也故施布

澤以及乎下此有所取也其所忌者謂不取其決散之意也故居畜吾德以積諸身此有所忌也也卦之象皆取一義此卦象設彼此二義者亦如諸卦之爻一爻含一義或一爻兼取二義者聖人之意設彼此以相明以謂不有所反則學者或得此而失彼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九以剛動之才居夬之初唱決柔之謀者也故曰壯于前趾所謂居眾動之先先眾而動之象也夫先眾而動以決去在上之小人決意而往未有咎也往而不勝則為咎矣何者首決柔之謀者必有

通志堂



全勝之道而後可不勝而往咎將誰執則夫首決柔之謀者其可輕動而躁進也哉宋申錫之謀誅宦官也在唐文宗之世實首其議嘗對上言請漸除其逼謀固善矣然不能謹其密處以漸謀未必及施而身被其禍伊誰之咎邪然則首決柔之謀者其可輕動而躁進也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上六以一柔乘五剛五剛之所耻也然恥之甚者莫甚於九五何者以其逼近而厚其侵陵迫脅之辱者也雖然五之辱二之辱也何者以同德而居相應之地故不得不負此辱也負其辱則決柔之

責二實任之矣夫任人之責而贊行決柔之事豈可易也故當為懷警惕外嚴誠號而後可以无憂夫所以去小人者也特患其謀不締戒備无素而小人之謀或先我而發爾宋申錫之謀未及施而鄭注之誣告已為王守澄地矣此尤他不知內懷警惕而外嚴誠號之過也夫惟內懷警惕而外嚴誠號也既有其素則雖有戎作於莫夜可无憂矣何者吾固有以待之故也故曰得中道也何謂中道曰吾之謀未及發而小人得以先之非中也小人之謀既已發而吾无以待之亦非中也以九居二故得中道



晉十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上六之應也應之者決之也亦如明夷九三  
之於上六是也而易家惑於獨行遇雨之一語皆  
咎九三應上六之為非也而胡安定程河南朱子  
發又皆前後相承謂九三爻辭差錯至再易之此  
蓋惑此一語求其意而不得故不免均以差錯待  
之也殊不知九三以陽居陽又處乾健之極不患  
剛決之不足也患於太過爾夫以太過之剛當夬  
決之時與小人居相應之地寧復有相順之理矣  
乎故曰壯于頄此聖人戒其剛過也夫頄之在顏

面也所謂顴也顴剛物也壯于頄則尤非能以  
順待人者也況待小人乎此以九居三之象也而  
聖人之戒之若曰當此之時健而說決而和者此  
決小人之道也居乾健之極與小人居相應之地  
而疾惡之心見於顏面而不知濟之以和說焉此  
凶之道也何者小人之或我疑故也小人我疑則  
君子之禍至矣可不知所戒乎故告之以有凶而  
使知戒也然以陽居陽又處健之極夬夬之才如  
此其將何以濟之曰君子之所謂夬夬云者夬之  
至也以和說之道而濟是夬夬則亦終何夬夬之  
為咎也蓋應之者乃所以決之也則衆陽同行以



決上六而吾則獨行以遇雨也雖若有沾濡之失而未嘗无愠憂之心思必決之則其遇雨也又何嫌也此夬夬之所以終无咎也若夫以是夬夬而居小人相應之地而惟壯于頄之是尚焉則雖欲无凶不可得也又安能无咎矣乎然則君子當夬決之時不幸與小人居相應之地當以有凶為戒以有愠為心而以无咎為善如九三所云可也易以陰陽和為雨三與上應故有遇雨之象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五陽決一陰其志甚銳也而決道之不足者莫九

四若也何者以陽居陰而所處之位不當故也夫以陽居陰此於剛實之德既有所不足矣而乾之三陽復自下進故四於此失其所安而有臀无膚之象夫決道不足則无勇進之義矣而又曰其行次且謂滯泥而不前也夫當決柔之時而眾陽皆決策上進而四獨有此之象何以鞭其後邪故易於此又設其象以勉進之而曰牽羊悔亡謂與諸羊相牽勉而前則次且之悔可亡也張橫渠曰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謂也讓之使先行則有肯前之勢故也四也次且而前既有悔矣天下之眾陽讓而先之相牽勉而前則其悔可亡



雖然當斯時也告之以牽羊悔亡之說在爻固有是言也而決道不足則雖聞是言也而亦若不聞也何也不足於決則疑畏之心勝而見義之勇消故不以斯言為可信故也聰於聞善言顧如是乎然九四之失亦未必至是也聖人特以其所居者陰也故諄復以詳其戒或曰九二亦居陰也何无是戒乎應之曰夬之九二則以中道論不以居陰論也蓋二與五居相應之地贊五以決柔之事既得中道豈或以居陰為嫌乎

九五夬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九五決柔之主也既以陽德居陽位又藉眾陽之

助往決一柔宜若易然故有夬陸夬夬之象夬陸董遇云夬人夬也陸商陸也朱子發曰夬蕢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猥大而深有赤白二種此以夬陸為二物也子夏傳云夬陸木根而草莖剛上柔下也程河南曰今所謂馬齒夬也曝之難乾感陰氣多者也而脆易折此以夬陸為一物也要之草之易決者也又況九五以陽居陽又藉眾陽之助此之為決所謂夬夬者也夫以天下之至決而決天下之易決者又豈特摧枯拉朽之比哉於此而又曰中行无咎云者蓋健而說決而和者決之善也苟有剛暴之



失則過矣故必中行而後无過咎也夫必貴於中行而後无過咎也者以中道之未光也若有剛過之失而无和柔之善則雖合天下之力足以勝一小人揆之中道未為光大也九五剛而中者也然必云爾者謂其剛長至此五陽之勢强盛故戒其或過也九三以陽居陽而處乾健之極九五以陽居陽而藉眾陽之助故曰夬夬云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夫夬之五剛所以日夜持嚴不忘警備者徒以上六故也今也剛長將極陰消將盡一陰處剛長乃終之地此雜卦所謂小人道憂之時也故雖號剛

以求免夫禍无庸及也終有凶必矣何者終不可長也程河南曰或曰聖人之於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

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柔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予聞之邵康節曰復次剝明亂中生治乎姤次夬明治中生亂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者未有夬而不姤者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嗚呼是言也



治亂倚伏之機其在是矣夫姤之所以為姤者前夫此則夬也夬以一柔乘五剛所以為之日夜持嚴不敢忘戒備者蓋以上六一陰之故也一陰既決而一陰復出乎五剛之下若不期而會焉嗚呼此豈吉徵也邪雖曰若不期而然也而倚伏之機已發於此時又殆非所謂偶然者是以古今享治之君謂治无亂遇亂之君已亂无術此所以治世少而亂世多者無怪也聖人之於姤又安得不以女壯勿用取女為戒乎姤遇也柔遇剛也此以一柔遇五剛以言姤之義也夫古者有遇禮謂不期而會也而春秋亂世之君私相會約簡略慢易无兩

君相見之禮則多自托於不期之會故春秋書遇者七而書內之遇者三而皆書及如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之類是也書外之遇者四而皆書爵如隱公八年春宋公衛侯遇於垂之類是也夫既簡略慢易无兩君相見之禮則莫適為主矣然春秋之所譏者亦不過譏其无禮云爾未有太變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此豈特无禮而已哉顧雖若不期而會也然陰長於內陽消於外陰為主而陽為客為主者日勝為客者日負則亦理勢之必然者嗚呼此豈偶然小變也耶故又戒之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此指初六之一陰有消陽之漸



以言姤之戒也夫女弗用取者以其壯也或曰非以巽為長女也而謂之壯乎曰是固然也然聖人之意又不專在是也奚在乎曰一陰在下此消陽之漸也聖人即微以見著此初六所以為女壯也自此以往則為遯為否為觀為剝以至於為坤者皆初六之為也非女壯而何吁女壯如此豈可與之長久也哉故聖人不得不為之戒曰此勿用取之女也以類言之則過惡之方萌姦邪之始長盜賊之初熾漸盛此皆何可與之久也惟智者見微而辨早當有以處之矣雖然姤遇也以一柔而遇五剛而有消陽之漸是故在所戒也若夫

天地之大人事之要又豈无待於相遇也乎故聖人於此又必援天地君臣以廣言遇道也天地相遇品物含章也此即姤之時以言天地相遇之功也夫以月建言之則姤也者建午之月也六陽至已而極則一陰生於午矣此天地相遇之時也夫萬物相見乎離離正位乎午當建午之月而萬物各以品目章章乎天地之間故於斯時也在說卦則曰萬物相見在姤則曰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此即二五同德之應以言君臣相遇之功也夫剛而中者二也剛而中且正者五也然謂之剛遇中正則二剛相遇而九二亦得為中正



也何者易以陰居陽則為不正以陽居陰而且得中豈得謂之不正矣乎當是時也有是君有是臣以同德相遇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蘇東坡曰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為遯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為剝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之欲有為无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夫當姤之時以天地君臣相遇之義論之如此其不可廢也豈不大哉故贊之曰姤之時義大矣哉程河南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萬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司馬

溫公曰姤消卦也孔子何大焉夫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也不可以數求也遇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敘禹遇舜而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伊尹遇成湯而格於皇天師尚父遇文王而天下大定姤之時義豈不大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為尊矣其所以與萬物相遇者以有風也故風一披拂而萬物為之鼓舞而感動焉故曰風者天之號令也人君之尊天也其所以與民相遇者亦如風之於萬物焉則能使之鼓舞而感動者矣故



四百十五  
王君任  
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蓋天之所以與萬物相遇者莫捷於風而人君之所以與萬民相遇者亦莫疾於施命故也然不曰號不曰令而曰命云者蓋命天理也天下之事惟天理不容僞以僞言告之施之跬步不可也況四方乎盤庚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罔有逸言民用丕變夫人君之所以誥四方也尚容有或匿之旨而不能无或逸之言欲天下之丕變也難矣故人君之尊天也其一話一言亦无違天理而已矣夫天理所在初无定體在天則曰天命在君則曰君命生死予奪物无不聽者非謂天與君之尊而聽之也聽夫理而已矣及其

失也則不然朝號暮令而誠意不加家至戶曉而衆心愈玩此所謂徒掛牆壁之具爾又安知姤之象有所謂施命之旨也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夫姤之所以爲姤者在此一爻也而吉與凶實於此乎判何也有以制之則吉无以制之則凶故也夫所謂制之之道何也曰猶之止物也必有鎮重之器止之使勿動也柅之爲器所以止物也而金爲之所謂鎮重之器者也此九二之象也初之一陰始生君子懼其動也從而牽繫之於其所謂金



包習先  
棍者使柔道於此止而不得有所往則君子小人各正其位此吉也故曰有以制之則吉苟或不然在我者鎮重之器有所不足則彼失所繫而縱其所往故陰日長而陽日消小人日進而君子日退必見凶害矣故曰无以制之則凶初六爻辭聖人既設吉凶兩端使君子知所戒矣然慮之也深而防之也周故又設羸豕之象使君子不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也夫豕醜穢之畜也而且羸弱宜若无足慮者此一陰在下之象也然徒知今日如是之羸豕而不信其能躡躅而害物則誤矣一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徒知今日如是之一陰而不信

其能強盛而害陽不亦誤乎故曰羸豕孚躡躅此聖人重設其戒也朱子發曰一陰雖弱方來也五陽雖盛既往也其可忽諸自古禍亂或始於牀第之近給使之賤夷裔荒服之遠易而忽之馴致大亂反求其故必本於剛正不足若柔道有牽君子小人各當其分禍亂何由而作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東坡曰始者主求民之時非民求主之時也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應與否也河南曰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始則以遇為重此二之於初則曰包有魚四之於初則曰包无魚



夫魚陰物也貪餌而善逝民之象也初六是也當  
 遇之初二與初相遇為密也故近而包之則曰有  
 魚矣何也蓋无常懷者民也近之則親遠之則疎  
 二居近民之位而有遇民之道故民亦從而親之  
 蓋理勢然也又何咎乎賓謂四也夫初既主二則  
 四雖初之應也然其勢睽隔而阻於外故以賓目  
 之夫初六之民既主於二此豈四之利歟故曰不  
 利賓蓋以理義言之一民不可以事二君初既主  
 二則義不及四明矣而二有之庸何咎也不然則  
 民將散亂无所主制而羣小之禍作於下矣豈特  
 賓之不利乎為九二者亦將岌岌乎殆矣然則九

二之包有魚也亦其勢不得不有之也何也已亂  
 之道无出乎此故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  
 未牽也

夫初六之民既主於二四其正應也義且不及三  
 何有焉三若乘二而求與初遇失所安也故曰臀  
 无膚夫乘二既不安也則當反乎其處可也而遇  
 情未忘不能遽去而有遲遲顧戀之態故曰其行  
 次且雖然九三剛而正也剛而正則知其非義之  
 遇而不可以過求也而自厲自警雖有爭初之咎  
 可以少損矣故曰厲无大咎然三既知厲矣未能



三百九十七  
十一五  
鄧玉  
无咎而止曰无大咎何也曰如知其非義也斯速  
已矣可也今也雖其行也未牽繫於初而猶不免  
於次且焉故其咎未可能盡无也夫當遇之時一  
陰在下衆陽之情皆所欲遇也然相遇之道不貴  
踰越以三之剛正固不宜非義以求遇然不免於  
此者蓋巽其窮也躁而三者巽之窮故也凡人不能  
自反自克以道制欲而安其素分者皆躁之爲  
也故聖人於此以厲責之夫姤之三與夬之四亦  
无異辭也姤也者夬之反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夫遠民者民亦遠之近民者民亦近之九四遠而

包初遂失其應而曰无魚蓋失遇民之道故也夫  
遇民之道不可遠也四之无魚而其起也凶禍隨  
之而象則以遠民罪之云者此非四之遠民也乃  
四之自遠也何也上之人有所動起也而輒罹其  
凶曾无親上死長之民非自遠而何魯昭公之去  
季氏也宋樂祈譏之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  
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  
民矣靖以待命猶可也動必憂矣旣而昭公伐季  
氏果不勝而死於外以是觀之无魚之凶吁可畏  
也蓋嘗因是而論之姤之初與四其正應也初不  
四之應而惟二之遇何也遠與近之閒也有夏之



民癸之民也民不癸之應而湯之遇癸實遠之而湯實近之故也有商之民辛之民也民不辛之應而文武之遇辛實遠之而文與武實近之故也然則古人所謂民无常懷懷於有仁云者此非民之无常也上之人所以遇之之道无常故也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不舍命也

張子厚曰杞周於下者也夫杞枸櫞也木之美者也其才高其葉大而蔭故周於下九五之象也而瓜者草之蔞者也滋於此而蔓於彼其實甘脆藟藟然也亦民之象也夫瓜之潰也必自內始初六

之陰自內卦而長之象也九五當陰長之時處其而強盛必當有以莛乎下而豫防乎民之潰故有以杞包瓜之象子厚所謂厚下以防中潰是也夫以九五居中而正者也當陰長之時有中正之美含之以俟天命何所容其心哉故當是時也一陰浸長陽道消剥者天也厚下以防中潰者人也在我者未中歟未正歟吾之憂也在我者既中矣既正矣雖或不遇而至於隕越者則亦天之命也吾獨奈之何哉故含章以俟天命者九五之志也子厚所謂盡人謀而聽天命是也雖然命天理也在天謂之命在人則中正之德是也中正之德蘊蓄



於內則在我之外无別有天矣故人謀既盡天命在是天人之理相合而不相舍則天命之修短又在我而不在天矣夫何隕越之有哉昔召公作召誥一書以誥成王專以天命告之也然一書之旨則在於祈天永命之一語而已爾及吾求其所以祈天永命云者則又不過於敬吾之德焉觀其悉數夏商而告之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或修或短召公以為凡此皆天命也命在

天故皆非我所敢知也然我所以敢知者惟知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云爾然則厥命之早墜云者乃在於厥德之不敬而疾於敬德者又祈天永命之要學也故曰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嗚呼吾以是知九五有中正之德志不舍命其能祈天永命矣有隕自天非所患也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剛居一卦之上亢窮而无所遇角之象也夫相遇之道不可遠也以九四之於初也雖應而无所遇故象以遠民罪之況上九乎蓋元則自絕剛則喜觸以是遇人人望而畏却矣其誰與遇哉噫當遇



之時而无與之遇何吝如之夫我有遇人之道而人不我遇則其過在人然孟子於此猶有言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又自反也曰我必不忠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至此則不得已而以妄人目之以禽獸侶之由是觀之則我无遇人之道而人不我遇則其過又誰在乎噫在我而已矣此上九之始其角无與之遇既以為吝也而又无所歸其吝也噫是吝也

既无所歸歸之已可也故又責之曰无咎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